

辛丑新正購于許謨書肆

甌北詩鈔

0816
S4917

卷五 蘇州府志卷之五

蘇州府志

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
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爲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
發則陽湖趙君雲崧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
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
已皆窺涉洋奧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填委時間亦屬
其草初猶逞跼蹐才不就繩檢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
其閱前人集一過輒不復省視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
已無不洞燭底蘊問出一語詳騭輒如鐵鑄覆按之卒
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每數日輒獲一進境昔人所

云三日刮目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
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淡倚其俛助然君
不自以爲能退直之下益沉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
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爲指其
派系所自君輒以爲不謬每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
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
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含篋登岸則
未有如君之捷且易者也茲哀輯其數年所作詩爲甌
北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卽許以
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

諸什非有後來奇恣橫絕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蓋珠光
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君以數年卽足勝人數十年
功力英年若發來廿方長勿輟其勤勿滿其志吾安能
測其所至哉余孱劣豈敢以廬陵自命而君之取益多
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
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
代蘇長公曰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通家生休寧汪由敦撰

甌北集序

吾友趙甌北觀察自黔中解官歸閒居奉母以其暇裏輯平生所爲詩約二千首將付梓郵寄示余屬爲其序嗚呼君可傳者不止此而天下後世苟資其言尙論舍是亦無以相見君少負逸才年二十餘以諸生入京師聲籍甚旋舉京兆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進

奏文字多出君手每歲秋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君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辛巳以第三人及第八翰林名益驟丐詩文者戶屢恒滿君濡墨伸紙無不滿其意而去如李衛公行兩手中一滴平地一尺又如左

元放斗酒束脯萬人皆得周足而器中酒脯自如世咸
以此服君然君瘖而木強雖以才爲諸鉅公所欽慕而
杜門一編翛然自遠其於榮利泊如也旣而出守鎮安
謝廣州程貴西道所至絕苞苴勤撫字能不負所學中
間嘗奉

命赴滇在征南幕下叅軍事短衣匹馬出入蠻烟瘴雨
中帷幄借籌多所贊畫事竣回任口不言勞及以讞獄
事累吏議

天子矜君才

弱命引見而君以太恭人春秋高乞假歸里修潔白之

義今且五六年不汲汲於仕進統君生平山處蓋庶幾
不愧爲完人此豈僅僅以詩文自表見者哉然君詩則
自出都後且益工蓋天才踔厲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
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當夫乘輅問俗停鞭覽古典酣
落筆百怪奔集故雄麗奇恣不可逼視雖欲不傳不可
得也余與君相識在甲戌會試風簷中已而同官中書
先後入詞館九衢人海車馬喧闐吾兩人時復破屋一
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別十餘年而大
業之序不以他屬而以屬余蓋以酸醜之嗜兩人有同
味焉關河迢阻良晤爲難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

一笑也

乾隆四十一年丁酉二月同年弟鉛山蔣士銓拜撰

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耘菰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
採花辛已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
耘菰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譎語不足信今年以
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
知耘菰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
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
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耘菰哉
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誣諉詩序一如耘菰擷
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

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
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
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
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
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
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
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松菴之
於詩目之所寓卽書亥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
卽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風序之所載卽闡入矣李衛尉
之營陣隨處可置也能宜僚之九信手可弄也而忽正

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驚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敷典
而鬪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
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
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
賁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
之爲私菴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杞菴從征滇徼官
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
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杞菴
詩雖工不令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
之格不同乎雅頌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

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
格調是空間架鈍根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
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
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菘之所以長
處余不能言耘菘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耘菘
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序

曩庚辰與耘菰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苑甚歡明年
耘菰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恒會舍此予
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菰則從詞垣

特簡爲廣西鎮安郡守會大軍征緬甸又奉

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回任調守廣東之廣州
府又

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爲詩約二千篇
寄子序之予雒誦一周其在

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

能道者耘菘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顧瞻玉堂如
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
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
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吝爲
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
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
於天者高又佐以壘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
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
聲又如太阿出匣寒鉞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

其妙緒獨抽排粗入細正多臆有妍思溢乎文句之外
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耔之境則又異甚夫
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
圻則有贈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
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耔
旣兼之矣承

恩優渥敷歷中外出處兩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
其境而耘耔之詩出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予胸臆
結約固無奇也投老一壑泥水自蔽日以頽惰爲之曳
屣卻走退舍避之矣若夫水邊林下扶杖逍遙與耕夫